

目 录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西藏政局.....	
.....李苏·晋美旺秋 (1)	
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	拉鲁·次旺多吉 (11)
西藏噶厦政府与波密噶朗部落之间的 纠纷.....	
.....江巴悦西 (25)	
我参与“龙夏事件”的经过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 (30)	
我做过的一件小事.....	嘎雪·曲吉尼玛 (36)
波密地区情况简介.....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 (41)
国民党特工人员在西藏	常希武 (45)
热振摄政王在狱中被害经过.....	
.....龙夏·吾金多吉 (59)	
关于坚赛·土丹贡培	拉宗卓嘎 (67)
从宗秘书到边坝地区叛军司令	顿堆曲英 (81)
北京商人在拉萨经商略记	韩修君 (93)
山南加隅地区试种茶树见闻	克却洛达 (98)
日喀则小学创建经过	恰贝·次旦平措 (100)
西藏从政纪略	陈锡璋遗作 (108)
忆阿里先遣部队“英雄连”连长——李狄三.....	
.....翟全贞等整理(141)	
记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任务的时刻.....	魏 克 (155)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西藏政局

李苏·晋美旺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江孜总商务堪穷洛桑次旺曾在日喀则担任文字调查工作。那时他对我谈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西藏政局问题，以及班禅和达赖二位大师的关系情况。他正着手记述这段历史，我当时也曾协助他抄写过。现仅据记忆作一番回顾。

一九三三年（藏历水鸡年）十月三十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五十八岁时患病，噶厦对此密而不宣。当骤然传出达赖喇嘛圆寂的噩耗后，全藏人民悲痛已极，发出“众生无所归依”的哀叹！

当时，红极一时的达赖喇嘛的亲信侍臣——土丹贡培和司伦尧西朗堆·贡嘎旺秋、孜本龙夏·多吉次杰等享有盛名的权贵们，各有其自己的一伙党羽。他们因争夺权势而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全藏人民对当时动荡不安的政局，忧心忡忡。那些权贵们则趁机宣扬己见，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其政敌们也针锋相对地制造各种舆论加以攻击，以期达到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那时公众则要求当局在布达拉宫的观音菩萨面前举行占卜打卦以求神圣显示，占卜结果，请刚刚年满二十三岁的热振呼土克图出任摄政王，并由在政司伦尧西朗堆·贡嘎旺秋为助理摄政。随后，热振活佛命贡嘎旺秋辞职，由他一人独揽政务。几年之后，不知什么缘故，热振活佛本人，也要求辞职，推荐其原有师徒关系的小人物——达扎活佛接任摄政，得到“春都杰错”（扩大会议）的批准。

随着时间的推移，热振和达扎之间出现了龃龉，以致发展成与热振的最初愿望相反的结果。由于他二人的矛盾激化，最后导致了西藏近代史上热、达事件之悲剧。在这之前，凡侍臣土丹贡培一伙人尽遭打击，龙夏·多吉次杰一伙的密谋亦同样暴露，致使整个西藏政局趋于更加动荡之中。

本文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圆寂之后，热振活佛掌管西藏政权谈起。

藏历水鸡年（即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至木狗年元月九日将近两个多月时间内，以司伦朗堆·贡嘎旺秋和噶伦喇嘛格顿曲杰、噶伦赤门·洛布旺杰（别名洛布旺庆）、噶伦朗穷娃等人共同执政，围绕着因达赖喇嘛圆寂，是否需要一位摄政王来掌管政教大业，私下进行争论，同时也在“春都杰错”（即西藏的最高权力机关——扩大会议）进行酝酿。有人提出：达赖喇嘛在世就有可信任、受器重的人（指的是坚赞·土丹贡培）。还有人提议：有在政司伦尧西朗堆，再加上两位僧俗官员为助理司伦便可。另外一种意见是（这也是多数人的意见）：以往曾有先例，那就是委派一位大活佛出任摄政，同时仍请司伦尧西朗堆为摄政助理，这是最上策。为此，各派别之间争执不休。

对于多数人的意见，以原达赖喇嘛的亲信侍臣土丹贡培为一方的坚赞·索朗杰布在扩大会议上讽刺地说：“把一个无所知的小小喇嘛置于最高宝座，再由一位老喇嘛强佐钦布（大管家、掌实权者），坐在一侧，吸着鼻烟操纵，如此而已。”这席讽刺话充分表明发言者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试图谋求达到自己的宿愿。但多数占上风的意见是赞同按惯例，通过宗教仪式筛选请封一位大活佛为摄政王，主持政务，并这样决定了。于是，噶伦等若干大臣便依据大会精神，恭请热振活佛上台执政。热振活佛却婉言谢绝了，因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圆寂前，曾趋驾热振寺庙朝圣，

赐给热振活佛一本白度母女神卜封册，还向他郑重嘱咐：要以此卦册作为今后观察善恶取舍的借鉴，还要善积功德。

热振寺庙中的柏树丛林，是全藏很有名的园林，达赖喇嘛同热振活佛一起在柏树中散步谈心时，达赖喇嘛亲自精选了一株柏树，作为自己圆寂以后处理遗体的主要材料，并在树身上作了标记。从那时起，热振拉章的老随员中便流传说：我家的活佛很可能任达赖喇嘛的近身侍读者；又有一些学识渊博的老喇嘛说：现在达赖喇嘛将临高寿，他对我家活佛寄托无比期望，尔后说不定要封为摄政王。一旦如此，可千万承诺不得。回顾西藏历史，凡任过摄政王的，如丹杰林德莫活佛和策墨林活佛均惨遭伤害，我寺上辈活佛也遭到意外迫害，在十九世纪中叶，三世热振活佛阿旺益西·次臣嘉措在担任摄政王时，于一八六二年（藏历水狗年），因哲蚌寺布施一事发生问题而引起的骚乱，被迫携带噶厦印鉴，潜逃到祖国内地，当时，由噶伦扎西康沙陪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长辈们经常提到噶厦政府的官员们，都是一伙寡廉无耻的家伙，特别提请热振活佛的父亲平措占堆，万万不可轻允（平措占堆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逝世），热振活佛本人和其拉章的所有人员也均不肯让热振活佛承担摄政。这样，“春都杰错”只得采取变通的办法：先提出候选人（热振被内定为候选人之一），然后占卦求神作最后决定。

当热振活佛正在热振寺格音林修行之际，其拉章强佐扎萨·江阳格列上函禀道：“听说，活佛已被决定为摄政候选人了，我们深感震惊！我家活佛历来不适出任摄政王。为此，我们在这里念经祈祷，切勿使活佛选入；也请佛爷您诵经祈祷，祈求免选”

（这封信是一九四七年热振被捕时搜查出来的）。可见热振拉章的强佐扎萨·江阳格列很有预见性，这是他总结了历史教训提出的

警告。所以他才没有在一九四七年的“热振事件”中被株连。有格言云：“君子有学，善于取舍”。这位老人家正直稳重，学识渊博，能分清善恶，是一位有名望的人。

卦前，被提名为摄政王候选人的有：甘丹赤巴米娘·益西旺堆、热振呼土克图土丹江白益西丹巴坚赞、经师普觉活佛土旦江巴次臣等三人在布达拉宫观音菩萨前举行宗教仪式。由司伦、噶伦、基巧堪布、仲译钦波、孜本以及若干会议代表等主持仪式，先由甘丹赤苏·江巴曲扎祈祷祝愿，以求灵验。结果卜定由热振活佛出任摄政王。于是，由司伦尧西朗堆、噶厦和全体会议代表们向热振活佛面陈上述占卜选中结果。热振才不得不承应下来，决定选好吉日，于一九三四年（藏历木狗年）元月十日坐床执政，同时，决定在政司伦朗堆为助理摄政。

按西藏的惯例，甘丹赤苏·江白曲扎为当然的候选人。他博学多才，在社会上享有盛誉。但他却自动放弃了候选权利。

有成语云：“公推领袖，顺利幸福”。在热振活佛摄政的七年间，由于施政有方，所以边塞安宁，境内太平，农、牧业连年增收，粮食、肉类、酥油等主要生活资料，价格便宜稳定。如：在日喀则地区，一克青稞（约二十八市斤）售价藏银五两；一克酥油（折合七市斤）售价藏银十五两；一付全羊肉售价藏银十两。在拉萨，一克青稞，售价藏银十两。前、后藏人民安居乐业，广大人民群众都一致爱戴、敬重热振活佛，赞颂他是“有福有德之藏王”。

热振活佛执政伊始，就亲自督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其工程规模之宏伟，前所未有；工艺美术之精巧，也是唯一的。这座灵塔共耗用纯金18870两，费时将近两年。这是自五世达赖喇嘛以来的八座灵塔中结构形式最佳的一座。它是用很多钻石、珠宝装缀而成，光彩夺目，瑰丽无比。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世时，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设有西藏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他圆寂后，国民党中央政府特派以黄慕松大员为首的代表团前来拉萨致祭。据嘎雪·曲杰尼玛说，为加强汉藏民族团结，我们不顾英国的阻挠，经双方协商，决定在拉萨建立国民党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电台、测候所等机构。

为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热振活佛同噶伦赤门·罗布旺杰、堪仲然巴·土登贡庆等人，亲临山南等地祈祷，并专程去到曲柯杰湖畔面湖诵经祝愿。当知悉十四世达赖喇嘛已转世到青海省马步芳统治境内，虽因路途遥远，迎请转世灵童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摄政王热振活佛仍竭尽全力，克服了种种困难，迎请转世灵童安然到来。下面是寻找、迎请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经过：

一九三四年（藏历木猪年），色拉寺格乌昌大汗活佛阿旺孟朗和凯墨·索朗旺堆、孜仲喀绕登增（名叫“江阳吉”，后任基巧堪布）等人，专程前往青海寻找达赖灵童时，九世班禅活佛洛桑土登·曲吉尼玛·格列朗杰白桑布正在玉树。寻找达赖灵童的成员觐见了班禅大师，并向他面呈热振活佛、噶厦政府的致敬函和关于寻找灵童，请求给予卜卦、协助保佑的报告书。当时是按照政府和堪厅之间的仪礼相见的。班禅大师作了亲切的指示，并在他自己的卧室里单独接见格乌昌活佛，向他面授了寻找灵童的重要细节，对于达赖转世灵童的出生地的山川地形和环境都逐一作了指示。

格乌昌活佛常常谈到班禅大师的巍巍宏德，情不自禁地滚出热泪。谈到噶厦政府和堪厅之间的矛盾和隔阂，则说都是极少数为谋求私利搞阴谋诡计的人造成的，实际上两位大师都怀的是一颗菩提之心。

至于寻找和选定以及最后迎请等，是经历了很多艰难曲折

的。九世班禅活佛在青海用数年的时间，按照宗教惯例，通过求神卜卦和详细的考查，终于在西宁附近的塔尔寺的强巴林寺临近处的村落达仔乡，找到了一户人家，家中阿爸名叫曲穷次仁，阿妈名叫索朗错尼，这家人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生下一个婴儿，取名拉莫顿珠（十四世达赖喇嘛最初的名字）。班禅活佛认为：他是完全可以确信的达赖喇嘛灵童。但是，对外只是说先将该“灵童”迎请到拉萨，然后再卜卦确认真假。尽管如此，马步芳也还是勒索“达赖赎金”大洋四十万元，先付二十万元，派松多·杰增云登负责办理（后封来村巴的官职），由当时在印度经商的青海回族商人经手，折合成卢比汇出。待付之二十万元，则以孜仲·洛桑次旺作为人质抵押，将他羁留青海。后因他设法逃回，欠款也就不了了之。洛桑次旺后任江孜总商务堪穷和噶厦驻噶伦堡仁细商务代表。

一九三九年（藏历土兔年），四岁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由格乌昌活佛等人陪伴和他的父母亲一同进藏。噶厦政府派遣以噶伦本雪·次旦多吉为首的僧俗官员以及司膳等人，专程前往那曲迎接。紧接着，热振摄政王也亲自率众前往当雄乌麻扎西唐迎接，他首先将十四世达赖灵童迎请到热振寺歇息，再依次经澎波、吉雪日加桑且、岗堆古唐来到拉萨。

八月二十四日，噶厦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喇嘛、西藏各地大小寺庙的僧侣、藏军各兵营均列队夹道迎接，人民群众，盛装歌舞，迎请神童降临。僧俗人民都以最崇高的宗教礼仪，举行最隆重的欢迎仪式。又到大昭寺朝拜佛祖释迦牟尼像。后，将神童迎接到罗布林卡的格桑宫。

热振活佛应噶厦政府和“春都杰错”的请求，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三日，身穿袈裟，头戴尖顶黄冠，在庄严隆重的大典仪式上，敬献十四世达赖喇嘛尊号：达赖喇嘛·杰尊江白·阿旺洛桑

·益西登增嘉错·斯松旺久·宗巴米巴·德白桑布。并亲自领诵达赖喇嘛“长寿永生”的祝词，以示衷心祝愿。

一九四〇年（藏历铁龙年元月十四日），噶厦择黄道吉日在布达拉宫大殿中举行盛大的庆贺宴会，大殿里摆着各种精美供品。十四世达赖喇嘛端坐在由五个无畏大狮子伏驮的黄金宝座上，全体僧俗官员、全体喇嘛在宝座前面向十四世达赖喇嘛叩拜祝福。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的驻藏代表也前来庆贺。这一天，全西藏的僧俗人民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寺庙和居民屋顶上都竖起经幡，香烟缭绕，诵经祈祷，尽兴欢唱。

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遣以吴忠信为首的代表团，于一九三九年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

关于九世班禅活佛返藏的问题，据班禅堪厅副官长沙龙·洛桑土登提供的情节是：在一九三二年年底，班禅大师派安钦大喇嘛登增晋美旺秋和堪仲达庆·洛桑坚增等人，携班禅致达赖的亲笔函，经印度于第二年四月到拉萨，晋谒达赖，报告班禅大师愿率员回藏。达赖、噶厦表示欢迎，但提出不能带“汉官汉兵”入藏。事缘一九三一年七月，国民党政府正式册封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并赐给玉印一枚，册文一本。对此，达赖及噶厦甚为不满，对国民党政府曾提出异议。而拉萨民众对国民党政府派武装护送班禅入藏，也有反感。热振活佛为了不使班禅活佛长期留居他乡，在同噶厦进行磋商后，决定迎请班禅活佛返藏。并向他致函：“班禅活佛尊前，请急速起驾返回，主持扎寺教务，噶厦至诚迎接。”同时电令西藏驻南京办事处官员亲谒呈报。一面派近侍官仁细·噶细娃等人专程前往迎接，一面派信差知照昌都、丁青、那曲各地总管和驻防部队，班禅活佛及其随从经由路站，务必妥善安排，尽礼恭迎。

热振活佛初任摄政王时，尧西朗堆是在政司伦，不久卸任，

其原委是这样的：寻找达赖转世灵童及迎请来藏一事，至关重要，但在关键时刻——一九三八年（藏历土虎年）新春，热振活佛突然提出辞职。当时诸噶伦甚感震惊，随即觐见热振活佛恳求：我佛正值英年，政躬无恙，全藏臣民乐享太平，况达赖灵童刚刚选定，正要迎请，恳请我佛以大事为重，在达赖灵童尚未迎进之前，继续执掌政务。如属下有不称职者，请明白示知。经“春都杰错”的代表联名上书：“我等全体僚属保证，忠诚勤奋供职，请我佛收回辞意。”热振活佛回示：鉴于全藏许多内外重大问题，都得经与司伦朗堆磋商，但有时不能聚会，延误工作；甚至在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不能协调，给处理政务造成很大困难。噶伦们认为：所示是否属实，不详，但摄政王总算有了明显指示。据此，通过“春都杰错”商定，由噶厦提交一份请朗堆辞去司伦职务的公文，呈递司伦朗堆。

一九三八年（藏历土虎年），尧西朗堆·贡嘎旺秋迫于形势，辞去司伦职务。随着他的下野，社会上流传说：热振佛的本意是：以往曾有过若干历任司伦，除我之外，未曾有过“一教二佛”之事。“醉翁之意”在于热振要一家独揽政权。可是，时隔不久，热振活佛又重新提出辞呈，并推荐达扎活佛接任摄政。社会上又议论纷纷，说：在一九四〇年（藏历铁虎年）的一天，热振对噶厦、基巧堪布、“春都杰错”提出：我经求神占卜，预言有极大凶兆，故请辞政务，应闭门静修。热振甚至公开向噶厦和“春都杰错”索取保证文书；还要“春都杰错”重新封呈蒙文印章一枚（这是掌握的唯一印章）、印鉴一个、批章一个；同时提交一份今后报告公文的式样。还要通令全藏人民一体知照。噶厦、基巧堪布、“春都杰错”等，均迷惑不解其意。且私下议论道：“司伦朗堆已被排斥在外，这下恐怕要轮到我们头上了吧！这且放在一边，目前政教正在兴旺时期，十四世达赖喇嘛未执政前，还是要请热

振活佛继续摄政。”于是，噶厦、基巧堪布、“春都杰错”等，又向热振活佛恳求：我们僚属，如有不当之处，请坦率示知；至于为消除不祥征兆，我等愿为之祈祷，祝福消灾。热振表示：我已发誓辞职，决不改变。我已向达赖喇嘛陈明情由，也征得了经师达扎的同意；并当着达扎活佛向达赖喇嘛呈上了辞呈，也请求明令达扎接任摄政。至此，噶厦政府、“春都杰错”代表才前去觐见达扎活佛，恭请接任摄政。

据悉，热振和达扎二位活佛在私下商定：热振活佛在静修期间，请达扎代行摄政三年，到期仍须将政权奉还热振。于是，在藏历铁龙年（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份，热振正式下野。铁蛇年（一九四一年）元月一日，经师达扎·阿旺松绕土多旦巴杰增正式代热振上台执政了。

现将达扎活佛上台执政起，到藏历铁虎年（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止，整整十年执政时期大事记述如下：

1. 一九四二年（藏历水马年）元月十日，达扎活佛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尊前，敬献达赖喇嘛为“剃度书家”（佛教学位）。

2. 一九四三年（藏历水羊年），恢复了“西藏外事机构”，委任僧官扎萨土旦曲登和俗官扎萨索康苏巴·旺钦次登（噶伦索康·旺清格来的父亲）二人为总管。此举系所谓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曾设有的“外事机构”。那时的外事机构负责人是扎萨凯墨·仁钦旺杰和堪钦巴康·格顿平措。

3. 一九四三年（藏历水羊年），于拉萨仲吉林卡成立英文学校，并通过英国驻锡金总督从印度聘请巴嘎尔为英语教师。后来，因三大寺喇嘛激烈反对而停办。

4. 一九四六年（藏历火狗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所谓向美、英、中国“致敬”，派遣僧官扎萨绒白伦·土旦桑培（别名土

旦曲登，后任扎什伦布寺扎萨喇嘛）和俗官扎萨凯墨·索朗旺堆（后任藏军司令）赴南京，同时参加了南京的“国民大会”。

5. 一九四七年（藏历火猪年），派出以台基桑珠颇章·次旺仁增（该员后任噶伦）和堪穷·洛桑旺杰二人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出席印度召开的“泛亚洲会议”。

6. 一九四七年（藏历火猪年），派遣所谓西藏商务代表团，以孜本夏格巴·旺秋德典和堪穷强钦·土旦次白、代本索康·拉旺多杰三人赴印、英、美等国活动。

7. 一九四七年（藏历火猪年），爱国活佛热振被达扎集团害死。

8. 一九四九年（藏历土牛年）七月八日，从全藏各地驱逐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和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巴塘籍的平措旺杰等人，也因涉嫌被驱逐出境。

从热振活佛的卸职到达扎执政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其间的症结所在。最初热振、达扎之间，师徒情谊颇重，故而热振活佛在当年请辞摄政王位时，对达扎寄以极大的信赖和期望，深信达扎是唯一能够代行摄政而又能理解自己的人，孰料事物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其结果是以怨报德。“人往往把希望寄托于神，其生命却为魔鬼所索”；“虎兔为朋，虎食兔肉”，这谚语已为热振活佛亲身所体验。这就是我个人对达、热间所演的这场悲剧的一孔之见。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恭请各位长辈指教，深表谢意。若有错误和遗漏之处，亦请予以纠正和补充。同时，我在这里衷心地期望凡了解热振和达扎这一事件原委的长辈们都来动手，以各个不同的角度撰写热、达事件的文章，以惠后人。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日

（马玉贵 译）

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

拉鲁·次旺多吉

我原是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政府，以下统称噶厦）四大噶伦之一。一九五九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罪恶的叛乱时，我是叛乱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担任叛匪司令。现将我在叛乱前后时期的情况，追忆如下。

早在一九五五年，西藏地方政府派我出任赴内地参观团团长。副团长是扎什伦布寺堪厅的丁杰活佛和昌都的仁青顿珠。团员有前、后藏及昌都三方面的各界人士五十余人。我们经过青藏公路，在沿途各地和抵达北京时，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盛情接待。十月一日，我们参加了盛大的国庆典礼。

几天以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在中南海的怀仁堂接见了西藏参观团和西藏青年参观团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然后又召见了参观团的团长、组长等主要成员。接见中，毛主席问：“进藏部队官兵怎么样？”我回答“很好！”毛主席说：“不可能都是这样的，还有缺点嘛！”当即，我意识到今天应该讲真话。毛主席又问：“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你们怕不怕？”我回答说：“怕！”毛主席说：“不用怕，我们不仅不会杀害贵族，而且会保障你们的生活。我们要让全体西藏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这里有宋庆龄、上海有荣毅仁，你们可以去看看。西藏的民主改革问题，要通过包括有你们在内的贵族官员、寺庙活佛在内的人，

从上到下进行商量后来实施。你们的眼睛不要只看山尖，还要看大海，那里也有皇宫宝殿。”后来，我们到内地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参观，历时一百多天，于一九五六年春返回北京。毛主席和周总理又一次接见了我们。毛主席首先问我们参观了哪些地方？当我向他老人家汇报了我们所到的地名之后，毛主席说：

“你们到过的地方，有很多我还没有去过。”接着问我：“铁路修到西藏你们怕不怕？”我说：“不怕！修铁路很有好处。比如，西藏需要一些重型机器，可以用火车运去。”毛主席说：“铁路修通了，其好处不止这些，西藏的建设会飞快发展的。”又说：西藏的民主改革即使不能同时搞，也可分期搞。在西藏还要建立大学，科学技术在几十年以后也会发达起来。今后西藏的工作要以藏族同志为骨干。全国面积的五分之一是藏族分布地区，可见搞好西藏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谈到这里，毛主席伸开手指，指着大拇指说：“没有拇指，双手无力，西藏与祖国不可分离。”接着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提出在拉萨八角街铺柏油马路和建立一座西藏急需的面粉厂的要求。副团长丁杰活佛提出，希望在扎什伦布寺安装自来水管；昌都的仁青顿珠要求在昌都寺背后的山上修渠引水。毛主席、周总理回答说：“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当时也颇为感动，在聆听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教诲之后，心里也考虑着回去后，要着手逐步实行改革事宜。

不久，我们回到拉萨，在西藏僧俗人民代表会议上（即通常所说的“春都杰错”）宣读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向噶厦政府详细汇报了在内地参观的情况。但是噶厦政府却当作耳边风，未予以任何重视。特别是在同年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进行分组讨论时，三品官以上的高级官员小组讨论的结果是：大部分人认为，目前西藏不但不能加快实施民主改革，而且应当推迟、放慢。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个小组的讨论，但是，因为我怕担风险，随声附

和，未说出一句积极的话。

一九五七年，西藏少数反动分子利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去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之机，大造谣言，蓄意闹事，进行捣乱。为此，在采底林卡召开的有中共西藏工委主要负责同志、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三大寺堪布参加的座谈会上，张经武代表说：“最近拉萨有少数坏人散布流言蜚语，企图寻衅闹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市区的安宁如果能得到保障，西藏的民主改革可以推迟几年再实行。”这时，代理噶伦柳霞·土旦塔巴喜形于色，开口说道：“推迟民主改革，社会骚乱便可火灭烟自消。”张代表随即问道：“‘火灭烟自消’是什么意思？”柳霞答道：“就是说，只要推迟民主改革，骚乱自然会消失。”哲蚌寺夏阔堪布站起来，向张代表敬礼后，说：“推迟改革，这很好，我表示感谢。”仲译钦波（大秘书长）阿旺顿珠则要求张代表就推迟改革问题写下字据。张代表说：“没有必要。”

当时，我是自治区筹委会财政委员、西藏青年联谊会建筑委员会主任。所以，一直负责进行青年联谊会所属房建工作。五七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西藏地方政府的 通知：粮库总管索康·旺清格来的任期已满，令你接替该职。并配备了粮库管理人员：其中僧俗四品官四人，六品官二人，赴各宗、谿收粮的僧俗职员十五人。最初我打算推辞，可是，达赖喇嘛召见了 我，勉励我们搞好粮食公务，这使我倍受感动。我认为这是达赖喇嘛对我的信任、恩赐，我应该把事情办好。这样，我就决心接受了这一重任。我与粮库管理人员商量之后，决定建立新的粮食管理体制。即在粮库总管下面设一个办公室，一个文书计算机构，一个粮食收发机构，并进行了具体分工。这些机构的人员分配是：办公室有僧俗四品官二人，职员秘书二人；文书计算机构同上；粮食收发机构有管理人员六品官二人，职员秘书二人，司称员若干人。因为

进行了分工协作，大家齐心协力，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称赞。接着噶厦政府把十五辆卡车和驾驶员、管理官员等全部交给我来掌管。我在受到噶厦政府的表扬之后，劲头更足了。于是，又建立了运输机构，组织车辆到日喀则、江孜等地运输粮秣。具体办法是：去时将车出租代人运货；回来时拉粮入库。把大量粮食运到了拉萨。这不仅保证了军粮和僧俗公职人员的口粮，同时，由于粮食增多，市场上出售的粮食也多起来，粮价下降了百分之四十。我当时忠心效力于噶厦政府，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使旧政府重振威望，能继续维持、延续旧日的统治，保留一切特权。

一九五八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象往常一样过“驱鬼节”，藏语称“古多”。这天，布达拉宫举行了盛大的跳神活动，西藏工委各位首长也被邀请前往观看。在看跳神和其他节目时，中共西藏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达赖喇嘛说：“最近军区也要演出节目，请达赖喇嘛前去观赏。”达赖喇嘛表示：在参加了藏历一月的传召大会等活动后，即去观看。当时噶伦们也在场。有人议论说，这个问题还是再考虑一下，最好请达赖喇嘛不要去。这个情况当天就由基巧堪布（即总堪布）格昌告知了噶厦政府。于是，少数坏人趁机阴谋策划了二月一日上午拉萨市及布达拉宫下“雪”（地名）的突然骚乱。僧官旦玛确等人竟在“雪”煽动说：“达赖喇嘛受到邀请，将去军区，人民要起来敬劝阻拦才是。”所以，有许多人不明真相，在听了谣言之后，纷纷前往罗布林卡。

这时，罗布林卡里也接二连三地派来信差，要我前去参加西藏全体僧俗人民代表会议。当我正要动身时，有人向我报告，桑颇·次旺仁增在罗布林卡正门被人用石头打伤。因此，我令司机提高警惕，不要走公路，改从江当纳卡到罗布林卡北大门，想由此进去，但大门紧闭。我们主仆三人只好下了汽车步行前往正门，

当走到墙角拐弯处，遇见了哲蚌寺察康林的强佐（管家）。他告诉我们说：“帕巴拉堪穷（即当今政协帕巴拉副主席的哥哥，当时任噶厦四品官）刚刚在正门被人打死，乱的不得了，不能过去。”听到这话，我匆忙上车，调头回到家里。当天，伪人民会议一些人员还在拉萨街头上搞了示威游行。晚上，信差又来通知我说：“噶厦政府命令，今天未到会的，明天务必到罗布林卡。”此时，我的思想很矛盾，想起白天帕巴拉堪穷之死，可能要出大事。又想到在罗布林卡门口打死人，对达赖喇嘛影响不好……。我认为要搞“独立”，靠武力是不行的。很多高级官员也都认为打死帕巴拉堪穷是危险的行动，而一些康巴人，则认为是英勇之举。怎么办呢？又一想，以前西藏噶厦政府封我庄园土地，高官显职，如今噶厦政府处于“危难时刻”，我如不去能对得起吗？最后，我决心到罗布林卡去。

翌日，我参加了在罗布林卡诵经堂里举行的会议。主持会议的有堪仲觉邓·土登诺桑、群丕土登、土丹旦达、土登强秋、孜本凯墨·索安旺堆、雪格巴等。会上首先谈了二月一日发生的事情。原来帕巴拉堪穷上午穿着袈裟到罗布林卡参加了“仲架”（集体朝见达赖喇嘛）仪式。后来回到拉萨换了一件普通的藏袍、戴了一个口罩，来到了罗布林卡正门的人群中间，当时有个坏分子看到了帕巴拉堪穷，立即连声叫喊：“共产党的特务来了！”在混乱中，匪徒们当场将帕巴拉堪穷打死。在讲了情况后，提出今后如何办。这时我说：“昨天在罗布林卡正门杀死帕巴拉堪穷，这是不对的。在罗布林卡出现这类事情，必然会影响达赖喇嘛的威信。我们开会的地方也不宜在这里，应该迁到别的地方才好。如果继续这样胡闹，引起动乱，军区里有很多大炮，解放军会把冬宫和夏宫全部击毁。还是不惊动母鸡，而取出鸡蛋为好。”刚说到这里，玛朗阿波腾地站起来说：“地方政府诞生了三百多年，现

在面临这样大的灾难！我们应该豁出性命去拚，没有什么犹豫的了。”我答道：“既然进了这个房子，在不得已的时候当然要豁出性命！”这时大秘书长觉邓·土登诺桑站在当中说：“刚才拉鲁说的正是，大家要认真考虑，如果我们胡搞，万一遭到炮轰，会像木棍打豆堆那样。”但是，没有人听他的话。之后，贡普龙·群则和一个安多人又站起来，气势汹汹地说：“在安多有许多活佛被汉人叫去开会，一去不复返。象这样下去，又怎能保证达赖喇嘛的安全？！”伪人民会议代表雪巴·大东巴等人也站起来数说了西藏要“独立”的道理。并声言吃大米和吃糌粑的人要分开。至此，擦绒·达桑占堆说：“今天，我们上层人员往下靠，你们群众则要往上靠，共同商量办大事。”当时发言的人很多，最后决定各小组讨论后，做出书面汇报。我们三品官以上的小组在报告上写着“西藏独立”的“理由”。明确表示，支持“群众”的要求要实现“西藏独立”。参加会议的三品以上的官员，均在上面签字画押之后报了上去。其他小组也送去了签有名字的报告。

二日的会议上，在原有叛匪司令堪穷达热娃·多阿塔青、孜本雪贵巴·江央凯珠两人外，又补充任命了四名司令。他们是功德林札萨·维色江村、堪穷·格桑阿旺、拉恰·拉丁色、四品官夏格巴。三日，会议迁到布达拉宫下“雪”印刷所召开。并投票选出了代表官员四十人左右、三大寺代表三十人，伪人民会议代表三十人。最后，由伪人民会议代表雪巴·大东巴和仲、孜（即仲译钦波和孜本）宣布选举结果，大家表示赞同。随即，选出的代表到楼上开会，其余的人仍坐在原处。秘书长群丕土登说：“今天增选的四位司令不可能身兼二职，既要来开会、又要当罗布林卡的司令。所以各组要投票选出新司令来接替他们。于是，选出了我、堪穷·罗桑丹增、堪穷吞巴·强巴凯珠、薪饷发放官柏拉·多吉旺杰和四品官夏强苏巴·阿旺罗桑五人。四日，五位“新司令”前往罗